

一九四八年，父亲归来

□戴存伟

一九四八年的腊月二十三，黄昏已过，奶奶还没有贴灶王爷年画，还未烧香。奶奶心神不定，心悬着，因为她的独生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离家几个月还没有回来。

老实巴交的爷爷，已经劈好柴了，但他又把劈好的柴拿出去，一斧一斧，劈得更小一点。他也心神不定，因为他的独生子也就是我父亲离家几个月还没有回来。

腊月二十三是小年，是离家的人回家的日子呀。

腊月二十三是小年，这一天下着雪。雪越下越大，爷爷又趁着昏暗的灯光扫院子。他把院子从屋门到大门口的地方扫出一条路，这条路是他的独生子离开家走的路，也应该是回家的路。

夜深了……爷爷看到他的独生子从大门口沿着他扫出的路走进来。爷爷欣喜若狂，一个劲儿地用高粱穗做的扫帚扫他身上的雪。父亲身上的雪落下来了，爷爷还在扫。

奶奶借着昏黄的灯看看父亲，又摸了摸父亲的全身，确信他的儿子和离家时一样完整后，她才转过身，跪在墙上贴上灶王爷年画。然后点上香，跪在年画前，头如捣米，每一下都在地上磕出了声音……

此前，父亲已经几次前去“支前”。一九四七年，父亲推着解放军的给养去了几十里外的孟良崮，他虽没有上前线，但他远远地看着山上的硝烟，听到震耳的枪炮声……战斗结束，正好下了一场雨，山沟里的雨水冲刷过战场，山沟里流着的水变红

了。那一年孟良崮战役结束，父亲离家后归来，安然无恙。一九四八年，父亲依然推着解放军的给养去几百公里外的安徽、江苏。他是参加淮海战役支前的千万人中的普通一员。父亲一去就是几个月，他主要是运输给养，运输弹药。在部队上，一位领导看着父亲机灵，知道他略通些文字，就把一些传递情报的任务交给他。再后来，营长把父亲留在自己身边，替他背着一把大盒子枪，还给了父亲一杆枪。现在我们家里有张醒目的照片，照片上写着“淮海战役于徐州摄影纪念六团一营营部 1948.12.28”，照片中父亲提着一杆枪。这是他们打下徐州后，一起合影留念。

父亲说那个领导对他很好，说要带着父亲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。

但腊月里的一天，敌军的飞机偷袭，扔下几个炸弹，没有炸到兵营，却把我们县的几个“支前”的民夫给炸死了。于是父亲几个护送民夫遗体，也因此走上了回家的路。他们用了二十几天，才把遗体送回了县上。回到县上的这一天，正好是腊月二十三日。

天已经晚了，父亲执意要赶回家。县上离我们家七十里路呢，而且是山道。但父亲归心似箭。他知道今天是小年，他要赶回家过年呢。他知道如果不回家，奶奶不会贴灶王爷呢。

没有想到，这次归来

后，奶奶不再让父亲出门，父亲走到哪里爷爷跟到哪里。他们担心父亲再离开家，再去远方。

我们几个兄弟经常给父亲开玩笑：“如果你继续在部队，说不定跟着大部队南下，早就成了大官呢。”

父亲只是笑笑，说：“我是独生子，你爷爷也是单传。他们不让我出门。”

父亲一九二八年出生，一九四八年他二十岁，正是好年华。这一年，他从远方归来，他从战场上归来。从此，在沂蒙山区一个叫戴家庄的普普通通的村子里，父亲认真地做自己的农民，后来几乎没再离开过乡村。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有了自己的家，有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……

今年农历的六月，父亲过八十八岁的生日，他依然耳聪目明。他掰着手指头数了数，说他有十二个孙子辈的，有八个重孙辈的，四世同堂。嗯，今年九月，还会添两个重孙呢。



淮海战役于徐州摄影纪念六团一营营部

离家那年，我十七岁

□李欣

那年，十七岁的我是一个瘦瘦高高的女孩子。父亲带着我踏上了东去的列车。从德州到潍坊，坐普通列车不过四五个小时的车程。于我，却是平生最远的一次旅行。

那是夏天夜晚时分的列车，车厢交接处的“咣当”声不绝于耳。我的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对未来生活的憧憬，更多的却是对未知世界的恐惧和担忧。

去潍坊，并不是旅游，而是去参加招工前的一次培训。大概有四十几天的培训课程，可我知道，培训完之后，我就要在那里就业，之后落地生根，从此便成为故乡的一个过客。

我的伯父住在潍坊，也是我此次投奔的地方。车到潍坊，已是子夜时分。父亲说，晚上没有公交车，再说车站离伯父家不太远，走着就到了。于是，父亲背起行李，

走在前面。我提着一个皮箱，跟在父亲身后。

二十五年前的父亲还很年轻，他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在柏油马路上回响，我需要快走才能跟上他的步伐。父亲将走过的路的名字告诉我，我是路盲，记不住路名，更分不清方向。走到一座商场前，父亲乐呵呵地告诉我：这叫大华商场。以后你挣了钱就可以在这里买衣服了。可是，那样富丽堂皇的商场，在我的感觉里，是那么遥不可及。那一刻，我很想哭，想对父亲说：我们回家吧，我不要所谓的美好生活，我只要和你在一起相依为命。但我知道父亲把我送到潍坊的良苦用心，我不能伤他的心。

父亲陪我在潍坊住了三天后，他就要回家了。父亲走时我执意送他，父亲说，那就不坐公交车了，说

着话一会儿就到车站了。

走到大华商场的时候，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送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看着父亲的背影义无反顾地向前走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我很想大声地喊住父亲，像小时候一样再扑进他的怀里。可是，父亲没有回头，我终是没有喊出声……

时光就是这样，经历着的时候感觉很漫长，但回头看来，不过一瞬间。如今的我早已在潍坊有了幸福的家，其间的坎坷磨难，也没有了细究的情怀。只是，在我离家若干年后的一天，不经意间听到父亲的一段话：“那年送老二去潍坊，我离开时老二非要送我去车站，走到半路我就不让她送了，把她一个人舍在那里，我心里难受啊。我不敢回头，怕一回头，就走不成了……”

那一刻，我再一次泪流满面。

那次离家，我遇到一位好人

□徐爱清

二十岁那年的正月初一，邻居二婶来给母亲拜年。闲谈中，二婶说，她娘家的侄子要招收一批去大连打工的青年，每月的工资五六百元，问母亲愿不愿意让我去？我赶紧接过话茬说：“二婶，我愿意去！”我高考落榜后，一直在家务农，累死累活忙一年，挣不了几个钱。我们兄弟六个，这几年盖房娶媳妇，母亲操尽了心，欠下了不少的债。碰上这么好的挣钱机会，我当然不想错过。

我知道母亲心疼我，怕我吃不外面的苦，不想让我去。可我禁不住高工资的诱惑，决定“偷逃”。我趁母亲外出走亲戚，拿着好不容易从哥哥家借来的三百元路费，背起铺盖卷，洒泪离开了家乡。

我们十几个人从莱阳坐火车到烟台，花四十元买了最底层的船

票，乘船去大连。从大连下船后，我们乘车来到大连甘井子区的一个村庄，住了下来。村庄很大，有一千多户。我们的劳动工地在山上，要干的活是从石青里往外搬运石头，工头是这个村里的人，二婶的侄子叫他“干爸”。

搬运石头的活，又苦又累。在家时我从来没干过如此重的活，一天下来，浑身累散了架，手上磨出了血泡，钻心的痛。伙食也不好，一日三餐大都是玉米窝窝头就着萝卜青菜汤。不止一次，我吃着吃着，委屈辛酸涌上心头，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吧嗒吧嗒地往碗里掉。

元宵节的晚上，附近村庄燃放的焰火美景，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。我突然想起，该给母亲写信了。

第二天，我到村里的商店买信

封、信纸，店主是位五十多岁的大嫂，人很和善。大嫂问我老家哪里？我告诉她她是山东烟台。大嫂显得异常兴奋，喜滋滋地说，咱们是老乡呢。大嫂告诉我，她的爷爷是胶东人，闯关东时来到了东北。

那一天，我走出店门老远了，大嫂追上我，告诉我，工头是个骗子，来打工的人拼死拼活地干一年，也拿不走几个钱，高工资其实是个骗局。大嫂再三叮嘱我，赶紧离开这里，回家去吧！

两天后，我和同来的几位伙伴，离开了工地，踏上了返乡的路程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个村庄叫什么名字，我已经记不清了。但我依然记得那位大嫂的音容笑貌，当初如果不是好心大嫂的提醒，我说不定真得要打一年的“黑工”呢。

【下期征文预告】

开学记

命题说明：暑假即将结束，开学季里一起来回忆一下开学那些事儿吧。是开学路上的难忘经历，是新学校里的崭新生活，或是新学期的新老师新朋友……欢迎写下来与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：1000字以内，文体不限。请附上个人的姓名、职业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：qlwbxz@163.com

离家

伸向远方的钢轨，那是回家的路

□张洪志

十八岁那年，我还没找到工作，可对居住的小城兖州已不那么喜欢了，渴望着离开家走出去。恰巧，济南铁路水电段招收合同工，我被录用后，分配到泰安给过往的蒸汽火车头上水清炉灰。

刚来到这里觉得挺新奇，利用休班的时间，逛遍了市里的几条主要街巷，还去了泰山脚下的多个景点。时间一长，好奇心消退，心底开始涌上一股难耐的想家念头，特别是愈感清炉灰的劳苦、休班时的孤寂、头痛脑热的痛苦，愈想回到那简陋的家，吃顿母亲做的饭。

想家的念头不时袭来，可想回却又回不去，真的是无处安放。当班的空闲，我时常眯着眼睛看伸向南方的钢轨，心想，这程亮的两道线，便是我回家的路。

说来，兖州和泰安两地相隔不远，交通也很方便，但那时往返的火车票要三块多钱，是我月收入的十分之一啊！在一起当班的罗师傅，看我如此想家，便答应帮帮我。一天早上，快到下班的时间了，停在站内的一趟南去货物列车的运转车长，端着个茶缸从守车下来，到我们给水小屋找水喝。这里说的守车，连挂在货物列车的尾部，圈外人叫它“火车尾巴”，是运转车长的工作车。兴许这车长是位熟客，罗师傅便指给我，对他说：“新来的小伙计想回兖州，麻烦你把他带过去。”车长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，我连忙说了声：“谢谢”。说是回家，其实没什么东西可拿，就空着手登上守车。不大会儿，列车启动了，并不断加速，这火车尾巴在不停地摆动，通道中间供取暖的铁炉子，被摇晃得发出一阵阵咣当声，运转车长坐在瞭望窗下，把后背紧靠在窗框上，生怕被摔个趔趄，而我在焊制的铁椅子上被颠簸得甩来晃去，已无心与车外的景致进行感情交流，只是想着什么时候能到家。还好，列车只是等让了一趟客车又奔跑起来，很快就到了兖州站。

回到熟悉的家，格外兴奋，没给家里带啥东西，母亲说：“回来就好。”在家里的新鲜劲儿还没过，这两班倒的工作，让我又得走了。母亲给烙了张油饼，炒了一罐头瓶咸菜，还把惦念、叮嘱装满了我的衣袋。我没说话，默默走出家门，又搭乘火车尾巴回泰安。没承想，这是一趟沿途甩挂的慢车，走走停停，近百公里的路程跑了四个多小时，临近半夜才到泰安，尽管满身的疲倦，我内心还是充满着幸福和感激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我已记不清，离家的那两年间，往返坐过多少次火车尾巴，更记不清，从坐过的火车尾巴旁呼啸而过多少列车。留在记忆底片中的，是那份身在异乡的浓浓乡愁，恰如诗人余光中所说：“……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。”

投稿邮箱 qlwbxz@163.com
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命题嘉宾 宋遂良